

小说

# 老李的春联

曹建龙

熟悉老李的人都知道,他写得一手漂亮的书法。往年一进腊月,登门找老李来写春联的人,能把他的门槛踏平。

老李原是一名普通的语文老师,知识渊博,粉笔字清秀俊逸,毛笔字更是功底深厚。在乡镇学校任教时,镇上大大小小的宣传墙报,皆出自他的手笔。学生、老师、家长,就连镇上的领导,都对他的书法赞不绝口。逢年过节,老李最是忙碌,求对联的人络绎不绝,他却从不在意回报,笔墨纸砚管够,便乐呵呵地伏案挥毫。

有一回,县里新建了一座寺庙,县文化局面向全县征集寺庙匾额的书写稿件。老李题写的寺名,从三百份投稿中脱颖而出,闯进终选。最终,唯有他的墨宝被刻上牌匾,名字也紧随寺名落款。打这以后,全县人都改口称他“书法家”,他的声名一夜鹊起。

老李性子热,乐于助人。一到腊月,不光登门求联的人挤破屋,他还常常端着笔墨走上街头,免费给路人写春联,乐此不疲。

他也是个勤学不倦的人,上进心极强。看着一众书法爱好者慕名来讨教,老李对书法的钻研更添了几分劲头,日夜揣摩名家碑帖,渐渐悟透了笔墨间的真谛。为了精进技艺,他还自费报名参加高级书法培训班,技艺日新月异。于他而言,一辈子与笔墨为伴,潜心自修,便是最大的乐事。

近些年,老李参加过不少市县的书法赛事,次次都能捧回奖项,奖金攒起来,够他去北京逛好几趟故宫博物院。后来他调往县城工作,县文化局还特地为他办过三场个人书法展,现场人气爆棚。那年腊月,找他写春联的人比往年更多,家里备的红纸、墨汁,好几次都差点断了货。

五年前,老李工作上踏实肯干,就像他练字那般,从没有半分投机取巧,凭着亮眼的业绩,被调往县教育局,当上了副局长。县里举办教师文化艺术节,他报名参加教工现场书法比赛,硬是凭着一手好字,拿下了唯一一个一等奖。

他的书法,运笔行云流水,笔锋刚劲犀利,字形遒劲舒展,一撇一捺都透着精气神,收获了满堂喝彩。不久后,县教育局专门为他举办了为期一周的书法展,在全县引起不小的轰动。那年腊月,找他写春联的人,依旧

有增无减。

可谁也没料到,转过年来,登门求联的人,竟比往年少了不少。

老李心里犯嘀咕,却没往深处想。这一年,他时来运转,连升三级,调任县纪委副书记,成了县电视台新闻里的常客,成了全县家喻户晓的领导。他琢磨着,今年腊月,找他写春联的人肯定会挤破门槛。于是,他每日雷打不动练笔,笔墨纸砚,依旧是他生活里最踏实的慰藉。

日子一晃,腊月悄然而至。老李特地托在教育局工作的女儿,网购了足足一万元的红纸、墨汁和毛笔,就等着上门的人来。

可他万万没想到,整个腊月都快过完了,家门口竟连一个求联的人影都没有。

看着堆了半间屋子的红纸、墨汁和毛笔,老李浑身的力气像是被瞬间抽干,眼前阵阵发黑,身子晃了晃,差点瘫倒在地……

三天后,老李揣着满心的闷劲儿,漫无目的地走在村里的街巷,却猛地停下了脚步——家家户户的门扇上,都贴着崭新的春联。红底金字,版式规整,油墨的光泽在冬日暖阳下格外亮眼。那不是他熟悉的墨痕风骨,不是带着宣纸纹路的横竖撇捺,而是清一色的印刷成品。

老李愣了好久,苦笑摇了摇头。原来不是大家疏远他,也不是他的字不行了,只是这年月,印刷春联又快又省事,谁还会花功夫等一副手写的呢?那些墨香浸透的腊月,那些踏破门槛的热闹,不知不觉就被时代抛在了身后。



制图/王玺

记事本

## 过继

谭圣林

大寒。大风。大清早。二叔垂危。住在村子附近的父亲、四叔、满叔、姑姑以及侄辈等亲属,赶到二叔床前。二叔已气若游丝,半阖着眼。

父亲见状,轻声告诉二叔,说我正在从长沙赶回家的路上,要他放心。

二叔这才缓缓闭上双眼,向亲人向人间作别。老家农村里有句硬咽的话:人死,心不死。二叔心里,惦记着我。

约莫两岁时,我过继给二叔二婶带养。这是二叔主动向父亲提出的。二叔二婶没生养,是其次,主要是看着母亲患病,长年吃药,三餐两顿吃红薯土豆,过意不去。二叔说,就当是山上背柴田里担谷,分一肩力吧。

二叔二婶也不算富裕。他们夹点霉豆腐、盐辣椒下饭,省下一小钵猪油,做团子,烙烧饼,给我打牙祭,或是让我吃猪油拌饭,补充能量。

过年吃腻了,二叔端出几斤山茶油,那是留着过年炸馓子、炸花卷的存货,煎熟,装一碗木甑蒸的米饭,浇上一调羹山茶油,搅拌均匀,让我油水不断。

在那个清瘦的年月里,这油水不断的伙食,是我独享的“最高礼遇”。正因有了这份“特供”,儿时的我,长得格外壮实。

身子壮实,祸也闯得壮实。二婶挎着竹篮,带我去屋后山脚下采猪草。大人眼里是苦麻菜、野苘蒿、猪耳朵菜,小淘气眼里瞄准的是新鲜好玩的家伙。趁着二婶忙活,我举起棍子,朝着树上的蚂蚁窝猛地一捅,蚂蚁落在身上,报复性反击,弄得一身红肿,又痒又痛。

二婶慌了神,仿佛闯了大祸。二叔赶紧抓了一把蒲公英马齿苋什么的,熬水,给我清洗,几天后才复原。

二叔成了受气包,挨了二叔一顿扎实的埋怨。热天,二叔带我去集体仓库做事。晌午,见我打瞌睡,二叔让我在木板凳上躺平,他抽空去禾场翻晒稻谷。不料,不到10分钟,热醒的我口干,见桌上有盏煤油灯,打开罩子便咕咚咕咚喝了几口,顿时眼珠子翻白。在我幼小的脑子里,以为只要是油,就是猪油山茶油那样的舌尖美味。

二叔惊出一身冷汗,抱着我打飞脚,赶到中医院。所幸处理及时,洗肠消炎后,又可以吃油拌饭了。

这次,角色互换,二叔领了二婶一顿唠叨,直至怒骂。二叔委屈自责,像受了记大过处分。

小时的我,虽懵懂,但从二叔二婶的争论中,知道他们心里有个梗,不是自己生养的,总有些为难,带养得好,吃点亏也抵得,一旦出岔子,就是费力不讨好,旁人阴阳怪气一句“到底不是自己生养的”,足以刺破情绪,崩溃。

或许正是这个心结,二叔做事一思二思再三思。

深秋时节,二叔爬山过坳十几里路,去往笔架峰一个点窝,从集体办的香菇场里挑回两麻袋烘干的香菇,天色已昏,暂放在杂屋里,打算第二天归仓。谁知,我闻香牙痒生津,嚷嚷着要吃香菇。二婶拗不过,解开袋子拿了几个,泡发,切细,加几片肉,炒熟给我吃。二叔进门回来见状,竖着脸。

这次,是一对二,我和二婶两个人挨训。“小的是个好吃鬼,大的是个糊涂虫。拿公家的,就是坏家伙,要割手!”二叔说着伸出巴掌,做了个用劲砍的手势。我一阵惊悚,不敢吱声。二婶在灶屋收拾碗筷,不敢搭话。

第二天,二叔带着我,到农贸市场买回一包干香菇,一半塞入麻袋补数,一半留着给我解馋。

二叔像是一根筋,有时又像“一码通”。搞“双抢”收早稻插晚稻,老斗古和老黑古争抢引水灌溉,推推搡搡中,老黑古跌倒在高坎下的烂泥田里。二叔闻讯劝开,扶起扭伤的老黑古送到医院。老斗古承认理亏,却没得钱赔。两个人为着200块钱医药费继续互怼。二叔垫付后,才熄火。那200块钱,是二婶养了一年的猪卖的钱。

村里老苟早年被划为坏分子,关了七八年才出来。此时子女已经成家,物是人非,六十多岁的老苟生活无着。二叔见状,私下掏了300块钱塞给他,帮他在路边支起个小卖铺,日子总算有了着落。明算账,吃暗亏,二叔这个“一码通”并非随意给,而是随人随事随心。

渐渐地,从别人称呼二叔“大队长(村主任)”我明白了,大人口里热乎乎的大队长,不是小伙伴们喊的“三道杠”大队长。二叔当了干部,村干部。二叔入了党,是带头人。

直觉告诉我,这是一份荣光,完全覆盖了二叔二婶无生养的难言隐痛,也伴随我离开家乡求学求职,求索新的荣光,直到如今。

斯人已去。回望过继生活那几年,二叔在“带月荷锄归”“归来景常晏”“才了蚕桑又插田”的循环劳作中,除了将吃穿用的营养和温暖“过继”给我,还持续给我“过继”了善意与微芒,为我的童年认知空间搭好了向上向阳的脚手架。

二叔名讳明,我敬其名,作对联:明亮一生明镜胸怀明眼看世界阴阳九象,祥云两袖祥云气度祥瑞佑家祥和月泣一方。

念祭文,清酌庶馐,衾袞致诚。淋鸡血,点香焚楮,鸣炮慰英灵。

泪湿黄土,空余断云。蜿蜒的队伍送二叔上山,笔架峰山脚下,冬日暖阳绽放。雪碎,枝抖,落寒风,洒下漫山遍野的怀念。

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 
zzrbsg@163.com

真情

## “小气”的母亲

章中林

母亲八十大寿,我和妹妹准备好好好操办一下。事情才张罗,母亲的电话就追来了:不要整什么虚头巴脑的,白白花钱。

不操办就不操办吧,只要她高兴。但是,礼物还是要准备一下。

母亲再次拦住了我们。现在,我什么也不缺,你们真要是孝顺,就直接拿钱。买什么东西,东西还有合不合适的问题,拿钱多干脆。

母亲都这样说了,那就直接给钱吧,只要她高兴。

过年回家的时候,在左右舍看到我两手空空,都在背后指指点点的,我连头都抬不起来。

看到我,母亲很开心。她接过我递过去的钱,转身就进了卧室,小心地将钱压在枕头下面,按了按,才跑出来招呼我。

做寿,这样大的事情,母亲想节约,我们给一点钱,这还说得过去。

可是,此后母亲的行为让我始料不及。可以说,她是见缝插针地暗示自己没有钱了。

我到餐馆里吃个饭,她说我糟蹋钱,还不如钱给她,她来做;我买了一件新衣服,花了小一千,她又数落我,不会持家,钱多了不如孝敬她;我出去旅游一趟,她又来了,一次小一万,钱多骚包,还不如多回几趟家……

以前,她从不对我们要钱,还隔三岔五地塞给我们钱,说,生活不要苦了自己,有了好身体,才是本钱。可是现在,她咋啦?应该还是没有钱了。

我就不时地拿一些钱给她,而她呢,从来都不拒绝。你给她多少,她就收多少。这样来去,不说不说,一个月千把元还是有的。在乡下生活,看病是我们的,衣服什么的也是我们的,她能花多少钱呢?

而她接下来的做法更是让人大跌眼镜:老电饭煲坏了,给她买一个新的。她还是用老的,新的被她一百元卖给了邻居。

这可是花了三百多啊。我气得不行,问她为什么。她说:老的用顺手了,修修和新的不一样,新的就是摆设,不如换钱放在兜里踏实。

给她买了一件衣服,穿着很显年轻。我们都很高兴,毕竟能买一件适合她的衣服不容易。但是,我们一走,她就找来邻居,一个一个地试穿。有人觉得穿得好看,她就怂恿对方买下。

你这是一个什么人呢?掉钱眼里去了?我给你买的衣服,你不穿,你卖给别人,别人会怎么看我们?但是她却云淡风轻:我一个老太婆,要这样好的衣裳干什么?我衣服有的穿,你以后不要给我买了。真的要孝顺我,就给我一点钱,踏实。

这个老母亲,纯纯的钱奴一个。在她的眼里,没有什么比钱更让她安心、快乐。看着她时时刻刻想着钱的样子,我只能无奈地摇摇头。

周末,母亲突然打来电话,嚷嚷着:“你有没有拿我的钱,我的钱不见了!”

母亲的钱不见了!我放下工作,就开车往家跑。母亲坐在床边哭着,一边哭一边埋怨父亲,说父亲没有帮自己记着钱放在哪里。

原来,他们晒霉,把柜子里的东西,被褥和稻草都搬了出去。等到忙完了,才想起来钱,可怎么也找不到。

我宽慰道:“不就是一点钱吗?就是丢了也没有什么关系,我们养你!”

“我不攒点钱,以后你们要用钱的时候,我拿什么帮你们?”母亲哭得更伤心了。

我一愣。年前,我突然患病住院,因为买了房子,手里没有钱,向母亲求救,可是母亲也没有,后来还是东挪西借凑齐了住院费。

这件事,我早就忘记了,而它却成了母亲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。原来,她拼命地攒钱,就是为了我们的不时之需啊,而我却还抱怨她,埋怨她。

我弯腰她寻找,一个转身,泪水就盈满了眼眶……



制图/王玺

散文

## 杀猪宴

贺志伟

今年冬天,杀猪宴忽然在网络上火了。隔着冰凉的屏幕,热气蒸腾的铁锅,油光发亮的五花肉、灶火映红的笑脸,摇晃着填满视野。湘东、鄂西、赣南、滇北……千里外的烟火气被一股脑推到眼前。

就在这时,黑猪乃的电话来了,声音粗犷得像砂纸擦过木头:“元月十六日,杀土猪!就缺你这双筷子了!”

那声音像一把生锈的钥匙,咔嚓一声,旋开了心底某把厚门的锁。

火车把我从钢铁的格子里吐出来时,岁末的寒气正紧。高楼如退潮般矮下去,露出地平线本来的弧度。车窗上的霜,划开一道,便是湘东丘陵冬日苍青的脊梁。

院子早已不是记忆中的院子。黑猪最后的嘶鸣不是哀嚎,是沉闷的,来自泥土深处的声音。黑猪乃和几个汉子,袖口高挽,小臂赭红如陶土。他们的动作简洁专注——按、提、进、退,带着与网络镜头里表演性热闹截然不同的庄严。

我忽然想起手机里那些视频。同样的动作,在那里被剪辑、配乐、加速,成了十五秒的“民俗奇观”。而眼前的一切没有背景音乐,只有北风掠过枯枝的呜咽,铁钩与皮肉摩擦的闷响,以及男人们从喉咙深处发出的用力的低吼。

这声音如此原始,竟让我怔在原地。

真正的转折发生在灶膛里“轰”地爆出一朵火苗时。当肥膘溶入滚油,“滋啦——”那声响锐利地划破寒冷,一股蛮横的香气如同无形的波浪扑面而来。这香气有体积,有温度,砸得人鼻腔发酸,眼眶发热。

所有关于“杀猪宴”的网络想象——那些被滤镜柔化的热气,被文案定义的快乐——在这原始气息的冲击下,瞬间溃散。

席开了。长条凳上挤着被风霜雕刻过的、泛着油光的脸。醴陵瓷碗盛着颤巍巍的血旺,攸县豆皮在浓汤里吸饱了深褐色的汁水,农家米酒在粗瓷碗里漾着琥珀色的光。

没有祝酒词。黑猪乃只把碗举到半空,吼一声:“都在酒里了!”

几十只碗凌空相撞,“哐”的一声,是粮食的魂魄与情谊的重量在共鸣。

酒液入喉,似一道火线自喉间烧灼而下,在胃里轰然炸开。我清晰地感到身体内部“咔嚓”的轻响——某种透明的、名为“体面”或“距离”的壳,正在碎裂。

生活家

## 扫院子

刘毅强

古人云:“一屋不扫,何以扫天下?”我生平无此大志,年少时未有,人到中年更是淡然。但我爱扫院子,这却是不争的事实。每次回山老家,除却种菜,便是洒扫庭除。寻一把竹帚,缓步入院,沙沙声起,最能愈心。庭前小院,四季可扫:春扫落花秋扫叶,夏扫积雪冬扫雪。扫尽胸中尘埃事,最是气清神明时。

老家院里,除了妻子侍弄的花草,还植有六棵桂树,枝繁叶茂,四季常青。但这桂树也确有些“恼人”,叶婆便成,枯了即落,不分四季晨昏。房屋建成十五载,兄弟几人长年在外,十多年来,院落多是父母在打理。监控里常能看见,晨光熹微时,年逾古稀的父亲便持帚清扫,自西向东,从左至右,一丝不苟。父亲忙时,这活计便归了体弱的母亲,往往要等到早饭后才能收拾妥当。一个个寒来暑往,双亲从古稀扫到了耄耋,笔挺的身板扫成了佝偻,红润的面容扫出了岁月的沟壑。

这两年,父亲的高血压愈加严重,需去就医,二老便由祖母接替去株洲城里居住,乡下的院落便交付于我。我和妻皆是教员,每逢周末,若无要事,定雷打不动驱车五十公里从县城回乡。虽山路蜿蜒,需耗时逾一小时,但风雨无阻,寒暑不辍。

“茅檐长扫净无苔,花木成畦手自栽。一水护田将绿绕,两山排闥送青来。”乡居生活,妙趣横生。轮到我做这扫院的伙计,对于那凋零的断枝枯叶,我竟生出几分执拗。见不得地面残留一片落叶,一根断枝,哪怕落叶嵌进地缝,我也要用竹帚来回刮剔几轮。《朱子治家格言》中“黎明即起,洒扫庭除”的教诲,我时刻铭记。在老家的每个清晨,我不再贪睡,推门即扫。晨起扫罢,午时又扫,傍晚持帚再来,惹得屋后女邻居打趣,说我简直是这棵桂树“役使”了。

江南人家,少有不喜欢桂者。百年老宅前,常可见古桂葱茏。晨起清扫,桂下品茗,花径缘客扫,蓬门为君开。我不禁遐想:百年之后,不知是我这院子里的哪位儿孙在此清扫,又是哪位儿孙在此品茗,延续这一脉馨香?

岁末天寒,兄弟几人商议装了壁炉。为了备柴,托表弟购来杂木。妻子笑我:杂木到了每日要劈柴,那满地木屑又有你扫了,怕是还得添置一把好扫帚。我听了,竟满心期待。

四时轮转,帚下风光各异。扫者如我,心境每日如竹。

扫院人家,少有不喜欢桂者。百年老宅前,常可见古桂葱茏。晨起清扫,桂下品茗,花径缘客扫,蓬门为君开。我不禁遐想:百年之后,不知是我这院子里的哪位儿孙在此清扫,又是哪位儿孙在此品茗,延续这一脉馨香?